

铁道游击队

刘 侠



铁道游击队

知 侠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鲁南枣庄矿区有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，由于不堪日寇的屠杀和蹂躏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秘密的组织和武装起来。他们杀鬼子，夺取敌人的武器，发展成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，在临枣线上展开武装活动。以后他们又西去临城附近，以微山湖为依据，坚持津浦干线的对敌斗争。在斗争中，他们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顽强的斗争意志。几年来他们在铁路上破铁路、撞火车、夺物资，在火车上打歼灭战，创造出许多惊人的英雄事迹。敌人也曾疯狂地对他们反复进行“清剿”、“扫荡”，组织无数特务队对付他们，但都被他们一一粉碎。铁道游击队迎接了最残酷的考验，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，最后迫使近千的鬼子铁甲列车部队，向他们投降。日本鬼子投降后，蒋敌伪合流，进攻解放区，他们又顽强地进行阻击战。小说到此结束。他们转入主力部队，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来歼灭蒋军，解放全中国，是以后的事了。

铁 道 游 击 队

知 侠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9.25 插页 2 字数 396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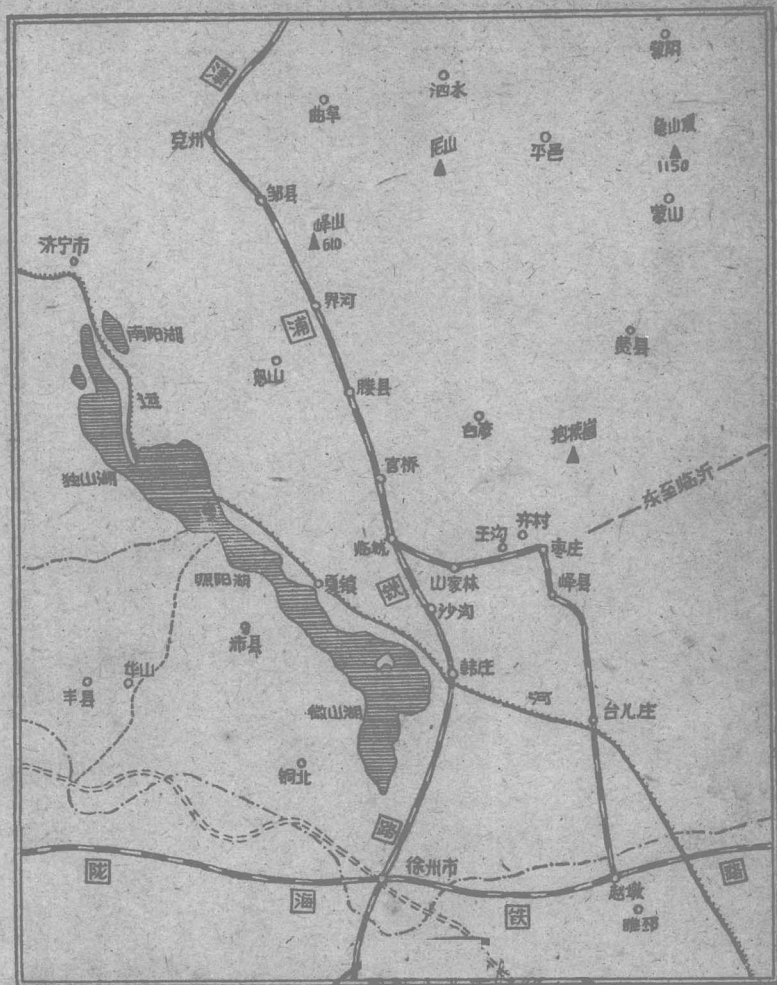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3月新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8·1865 定价：1.20 元

毛主席语录

整个游击战争,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、箝制敌人、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,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,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。

抗日战争时期的鲁南地区



目 次

第 一 章	王强夜谈敌情	1
第 二 章	老洪飞车搞机枪	23
第 三 章	合伙开炭厂	45
第 四 章	来了管帐先生	64
第 五 章	政委和他的部下	82
第 六 章	小坡被捕	109
第 七 章	血染洋行	127
第 八 章	山里来了紧急命令	146
第 九 章	票车上的战斗	166
第 十 章	初会微山湖	186
第 十 一 章	夜袭临城	204
第 十 二 章	敌伪顽夹击	224
第 十 三 章	进山整训	244
第 十 四 章	出山	265
第 十 五 章	渔船上	286
第 十 六 章	小坡和王虎	305
第 十 七 章	地主	326
第 十 八 章	在湖边站住脚了	347
第 十 九 章	打冈村	371
第 二 十 章	六孔桥上	395
第 二 十 一 章	松尾进苗庄	416
第 二 十 二 章	站长与布车	438

第二十三章	拆炮楼	465
第二十四章	微山岛沦陷	490
第二十五章	她的遭遇	511
第二十六章	三路出击	534
第二十七章	掩护过路	555
第二十八章	胜利	573
后记		604

第一章

王强夜谈敌情

到过枣庄的人，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，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，不分昼夜的“咕吐、咕吐”喷吐着黑烟，棉絮似的烟雾，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。附近人家的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。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的火车，不住的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。这四下升起的浓烟密雾，把枣庄笼罩起来，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，吸到清新的空气，走到哪儿都是雾气腾腾。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，带着煤沙到处飞舞，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。人们从街上走一遭回来，用手巾往脸上一抹，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。白衣服两天不洗，就成灰的了。下窑的和装卸煤车的工人，在露天劳动的脚夫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，不仅手脸染黑了，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。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，因为很难洗得清爽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年到头手脸黑，穿的黑，有钱人就叫他们“煤黑”。

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！正是这些“煤黑”创造了枣庄的财富。那山样高的煤堆，是他们从深黑的炭坑里挖出来的。又

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，运往四方，供给工业的需要，和万家住户的烧用。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，被鄙视和受苦的却是这些“煤黑”。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，夺去了煤矿，许多有钱的先生们，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务。又正是这些“煤黑”们，扛起了枪杆，成立了游击队，打击敌人。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“煤黑”们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，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、临城，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，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，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。这是后话，现在暂且从头谈起。

鬼子来了以后，中央军跑了，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，拉到北山里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，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。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，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，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。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，一个叫王强。刘洪坚决勇敢，王强机动灵活。他们都是枣庄人，过去在煤矿上干活，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，还练出扒车的本领。他俩被派回枣庄后，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，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，不仅时常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，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。在敌伪顽的夹击下，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，住不下，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。因此，有半年的时间和刘洪、王强他俩失掉联系。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，打开了山里的局面，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，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、王强联络。

这天傍晚，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，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。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。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

呼的窜着火苗。远远望去，枣庄象刚开锅的蒸笼。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，象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，在迎着晚风飘抖。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，在电灯下闪闪发光。

西车站下沿，就是枣庄的西郊了，这里有一个陈庄，百多户人家，大都是下窑的工人，和车站上的脚夫，还有几家炭厂。这庄除了炭厂烧焦卖，各个住家也在烧，因为烧焦是死利钱，一百斤煤能烧七十斤焦，一斤焦能卖二斤煤钱。七十斤焦就能买一百四十斤煤，所以烧一百斤煤的焦，净赚四十斤煤。男人们下窑去了，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，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，填上煤烧起来。天黑下来，这个小庄子，到处都冒着烟，地上到处都喷着火苗。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，车站上有鬼子，所以天一黑，街道上就没有人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以后，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，绕过两个焦池，来到一家大门前，他把门推开，走进院子里。

“老王哥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一个浓眉方脸的人，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，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眨着黑黑的小眼，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。在黑影里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。

“我！从南乡来的！”客人走过来，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，“老王！你不认识我了么？”

王强嘴里咕哝着：“是谁呀！”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，仔细打量着，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：“噢！”他扬着浓浓的眉毛，咧着嘴巴狠狠的噢了一声，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，把客人拉到屋里。

“啊呀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周！你怎不早说呢？真想不到呀！……”

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，感到说不出的惊喜。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，自己用火点了两支，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，看看家人正在吃饭，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：

“走！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！咱们好好拉拉，回头找到老洪，咱们痛快的喝一气！”

两人出了门，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，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。老周往里一望，这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。中间有个炭堆，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。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，有几个焦池在熊熊的烧着。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。老王开了栅栏门，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。

王强点上了灯，说：“这里还僻静些，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去找老洪去，马上就回来！”

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，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，叫顺口了，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。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，可是都叫他老洪，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。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，原是由刘洪负责，因为老洪没有家，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。

老周问：“老洪住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，“我们两个，都住在这里。有时我也到家去住。”说着就出去了。

老周看看这小黑屋，确有两个地铺，临门一张小桌，两条粗板凳，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，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，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。他和老洪、王强过去在

山里，曾在—个连队里作过战。他看到这些摆设，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，他感到对方真成了一个道地的枣庄人了。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—道打游击的时节，初进山时，老洪、王强他们的脸也是黑的，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的洗干净了，由于常睡草铺，衣服上的煤灰味换上枯草味了，只是在密密的布纹里，还有着些看不出的煤灰，直到换上了军装，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。唯一的—就是眉毛黑，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。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，他们又生活在这煤灰里了。

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，火车在轰隆隆的响着，远处还隐隐的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，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—块的生活，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。记得队伍—拉进山里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，以后被提拔为排长。他有着倔强的性格，个子虽然不高，可是浑身是劲，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—瞪，牙齿—咬，就知道他下了决心，任何困难都会被—他粉碎。有—次他们被敌人包围，他用—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。他—倒在坟头上，打倒了十—多个敌人，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，安全的追上队伍。老周想到这里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，心里才感到松快。

不—会，王强回来了。—手提着瓶烧酒和—大荷包熟牛肉，另—手提了—手巾烧饼，放在桌上。

“找不到老洪！—到天黑，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！”王强斟了两杯酒说。“咱不等他吧！你也许早饿了，—边吃着—边拉吧！”

“外边……”老周警惕的向门外望了—眼。

“没有什么！我进来时，把栅栏门扣上了，老洪回来会叫门的。”王强说着把门掩了，并笑着问老周：

“你啥时回来的？山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回来四五天了，”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。“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，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，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，编为三营，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。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，又常给我们摩擦，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，一方面防鬼子，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。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，武器还不齐全，活动的地区又小，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，通过我哥哥的关系，在家乡活动。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很高，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，地方群众关系也好，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的建立一小块抗日根据地，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，可以跳过来隐蔽的休整一下，再投入战斗。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的越残酷，插到这敌据点附近，就越安全呀！”

“对！”王强连连点头说，“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。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，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，接济接济部队。说实话，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……”

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，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，他笑着说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！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，好几个月没有音讯，司令部很担心，生怕你们遭到危险。……”

王强摇了摇头说：“没啥危险。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。可是，我们有啥法子呢？我和老洪都不识字，又不好找人写信，我们去吧，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这次出山，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，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，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，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，我家就在那里，离这七八里路。我那里经常有交通^①和山里联络。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，了解下你们活动的情况，好向山里作汇报。”

“这太好了。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，可把人憋死了呀！象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，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。这一下可好了。今后有啥事，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王强兴奋起来了，他举起杯子说：“干一杯！”两人就一饮而尽。

他们一边喝，一边谈。老周的脸色已有些红红的了，可是王强的脸色没有变，只是一双黑眼里有点水漉漉的。老战友分别大半年了，乍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尤其是在这敌人的据点里会见更不容易，再加上王强和山里失掉联系，现在接上关系的兴奋心情，所以两人就越喝越有劲。老周的酒量比不上王强，可是也喝的不少。接着他就吃烧饼。饭后，两人点上了烟，隔着小窗，望到外边，天已阴起来，老周转过头来说：

“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

“他可没个准，常常到半夜才回来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先谈谈吧，你们到枣庄后，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样？”

“还是等老洪回来谈吧，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，我又说不

① 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“交通”。

好。”

“你先就知道的谈谈，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就行了。老王，就我个人说，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，老王，开始吧！”

“怎么个说法呢？又从哪谈起呢？”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。“咱这些老粗，叫干点什么还可以，要是叫用嘴说，那就难了。”

“随便谈谈吧！想到哪就说到哪。先说，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，怎样安下了身，还有敌人的情况，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。”老周笑着说。

“好！”王强咳嗽了一下接下去，“先说怎样安下身么？那还不容易，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，自小在这里长大，老洪虽然没有家，可是早年咱在一块下窑，他常住在我家，象我家的一口人一样，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。所以没几天，我们都弄来了‘良民证’。

“住下以后，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？年青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，是会惹起怀疑的。过去我俩下窑，现在鬼子又开了工，正用人，一去就行。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我们都不愿意去干，要说往年下窑苦，四块石头夹一块肉，现在鬼子可更狠，他只要你多挖炭，可不管你的死活，一不小心，轻则皮鞭抽，重则刺刀捅。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，谁敢动一动，就机关枪嘟嘟。说到工钱，少得顾不上吃。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。逼得鬼子没办法，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，到矿上作苦工，四下安上铁丝网，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。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，他哪能受那个气呢？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，还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。下窑被困在里边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左

思右想危险多，好处少。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。

“干什么呢？老洪说：‘吃两条线！’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。晚上，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，扒鬼子的火车。说起吃两条线，你恐怕有些不懂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？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！往年下窑出苦力，顾不上生活，挖的煤象山样高，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的往外路运，大肚子赚的钱数不完，福享不尽，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，象流不尽的水样的运出去，而我们就老实的饿着肚皮么？我们饿极了，就扒上火车，弄下几麻包烧烧，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！难道这不应该么？说起这班扒车的人，都很有种，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。老洪扒的最好。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，就得拚命。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，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。他急了，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，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，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，又可以捅车警。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，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。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，以后这班子扒车的，送几个钱给他们，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打马虎算了。这班穷兄弟都很服贴老洪。因为他勇敢、讲义气，扒车又扒得好，能为穷兄弟们撑腰。遇事，老洪一叱呼，说干啥就干啥，象一群小老虎似的。这次回来，他又想起搞火车了，他说：‘搞鬼子的更应该！’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。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。

“我呢？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，可是想想，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。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，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。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，

以后当过脚行头，现在老了，不能干了，经他一说我很容易的就上去了。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，他说：‘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？出力受气，还是扒车来得痛快，你没钱我给你。’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。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，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，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，货物都经我的手，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，我都知道。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去搞车，一搞一个准。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，连声叫道：“好！好！”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，听得很入神。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，有时闲下来，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，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，可不知道里边还有这些详情。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，听他说下文。

“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，鬼子在站台对过，开了一个国际洋行。就象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，可是又不大象，因为它的权力很大。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，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，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，都得经过这个洋行。商人往外发货，都得向他们要车皮。

“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。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打伤的军官，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，就下来做买卖，吸中国人的血。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。我亲眼看到，亲手摸到，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，煤、粮食，不分昼夜的往外运，象滴水似的。多心痛呀！接着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的运进来。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。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，养的胖胖的。他们有薪水，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，还克扣我们脚行。照例，外来的货到站一落地，每件就是落地